



我家的“人世间”故事

汲黯竹 廉洁竹

作者 贾国勇

故乡老宅的竹林,来源于两棵竹子,是新居刚刚建好时文友李不然送的,祝贺我乔迁之喜。他特意告诉我,这是名闻天下的汲黯竹。

文人爱竹,是天下皆知的道理。北宋文学家苏轼在诗中写道:“宁可食无肉,不可居无竹。无肉令人瘦,无竹令人俗。人瘦尚可肥,士俗不可医。旁人笑此言,似高还似痴。”可见竹子成了文人身份的标志之一。

除此之外,故乡还有“门前种竹,子孙享福”的俗语。所以,不仅仅是文人之间,故乡的风俗在亲朋至友乔迁之喜时,送竹子往往被视为最好的礼物。

况且,李不然送的还是汲黯竹,其意义更是非凡。

汲黯竹产于郸城县汲冢镇。那里埋葬着汉武帝时期的淮阳郡太守汲黯。如今,淮阳县的风景名胜有“七台八景”之说,其中的“卧阁清风”最为有名。

说是汲黯任淮阳郡太守的时候清正廉洁,视百姓为父母,卧病在床也没有耽误处理公务,淮阳郡因此政治清明。他病逝后葬于淮阳郡,这就是汲冢的来历。

因为汲黯清正廉洁,群众在墓冢周围植竹纪念。时间久了,竟然成就了一片竹林,称之为汲黯竹。民间传说汲黯竹就是廉洁竹,家里种上一棵能为子孙传承良好的家风,不会产生贪婪之辈,可保代代平安。

那一段时间,我在省会郑州的一家新闻媒体做采编处处长,尽管是聘任的,在故乡文友们眼中也是个“官”了。加之回到故乡翻盖了三层楼房,私下里就有人议论说“捞了不少的钱”。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,李不然给我送来了汲黯竹,显然有警示之意。加之他大讲特讲汲黯竹的来历,看似卖弄学问,细品却有“讨伐”的意思,大伙儿面面相觑,一时不知道如何是好。

我非常坦然地接下了汲黯竹,亲手种植在院内的空地里。对大家说,李不然送来的汲黯竹,也给我送来了很大的福分,相信这种福分会伴我终身。

两年后,我离开郑州去了北京,留妻子儿女在故乡谋生。妻子

是个勤快人,经常给竹子施肥浇水,殷勤备至。所以,故乡老宅里的汲黯竹也越发茂盛。竹鞭像会钻地的小兽一样到处跑,没有多久,就成了一片郁郁葱葱的竹林。

夏日,我回到故乡有妻子儿女相陪度假,搬一把竹椅躺在竹林边,在椅前放一炉茶水。壶水欢快,凉风习习。我边读书边喝茶,日子过得好生惬意。听到我回故乡休假,往往会有文友登门拜访,我就在竹林边请大家吃肉喝酒。每每此时,一切俗务皆成了过眼烟云,人世间的烦恼皆被抛之脑后,大家吟诗作赋,喝酒纵歌,肆意酣畅,好不痛快。

邻居们看我家的日子过得舒服,心生羡慕,每每盖了新房总忘不了到我家刨两棵汲黯竹,移栽到他们家里种植。其实是想借我家的“好风水”,每到这个时候,我就会给他们讲汲黯的故事,讲人生清正廉洁可保一生平安的道理。大家也每每称是,说要教育儿女,传承良好的家风。

汲黯竹也非常争气,无论是刨去多少的竹子,用不了多长时间,就钻出了尖尖的竹笋。一夜的雨水过后就能长高很多。往往是一个夏季过去,新竹子就和旧竹子一样高了。

就这样,孩子们慢慢长大了,从高中到大学,毕业后都考上了公务员。为了方便生活,我们全家也迁到了郑州,把老宅子转让给了李不然。最后一次回到故乡的老宅时,汲黯竹几乎要把整个院子长满了。

李不然对我说,他也喜欢汲黯竹,以及这片茂密的竹林,要像我一样经常给孩子们讲清正廉洁的故事,从小培养他们家国天下的情怀。

“你的儿女都有出息,我相信我的儿女也会有出息!”说到将来,他信心满满。

送行的左邻右舍说,他们从我家移去的汲黯竹也涸染成林了,这让我非常骄傲。临上车前,我亲手刨了两棵汲黯竹,对儿女们说,汲黯竹是咱们家的风水竹,带到城市里让她生根发芽,希望能时时伴着你们走好人生路。



征文选读

父亲的毕业证

作者 方宝岭

前不久,我刚为父亲过了69岁生日,在和老人家的叙谈中,很多往事涌上心头。

父亲老家在河南新乡农村,求学之路充满坎坷。我的爷爷在我父亲7岁那年就去世了,当时,我的奶奶拉扯着年仅11岁的大伯、4岁的姑姑和父亲,含辛茹苦、艰难度日。

奶奶不识字,但她就认一个理,孩子一定要读书,将来才可能有出息。白天,奶奶在贫瘠的土地里忙碌,晚上通宵达旦地纺花织布,只为换取一些微薄的收入,为大伯和父亲缴学费。穷人的孩子早当家,知道奶奶的辛苦,父亲和大伯小小年纪就扛起了生活的重担。

父亲8岁那年的冬天,跟着大伯拉着平板车徒步30多里地去焦作煤矿拉煤泥。大雪天,他俩深一脚浅一脚,拉着沉重的车子往回走。饿了,啃两口冻得比石头还坚硬的窝头;渴了,就直接吞两口雪。直到后半夜,他们才回到家,双脚已经没有了知觉。父亲童年的苦难,让“珍惜每一粒粮食”成了我家的家训。

父亲读书很刻苦。读高小的时候不在本村,每天要徒步十几里路上学,他从无怨言。父亲成绩很好,但为了尽早挣钱养家,高小毕业没有接着读中学,而是读了半工半读的技校。他上午在学校读书,下午去中原拖拉机厂做工,因为技校管饭,可以勉强填饱肚子。

技校毕业以后,父亲被分配到村卫生室工作。他拜卫生室里的老中医为师,讨了几本中医方面的书,一点一点地啃,处处留心,偷偷用功。后来部队征兵,父亲够条件,就参军离开了家乡。初到部队时他任卫生员,继续钻研,医术不断提高,内科外科都擅长。由于表现突出,父亲很快就入了党、提了干。后来,他又考上了军校,圆了当年没有读大学的遗憾。“我是同一批入伍的士兵中第一个提干的。”谈起曾经的军旅生涯,父亲的眼睛里泛着光芒。

1991年,在军营兢兢业业20年的父亲转业回到地方,分到国土系统工作。面对新的工作环境,一切都得从零开始。他经常捧在手上的《公务员手册》《行政复议案例》《土地法律法规》等书籍。年龄大了,记忆力不如从前,勤奋好学的父亲就把一些知识点抄在小纸

条上,揣在兜里,随时随地掏出来默背。正是凭着这股不服输的干劲儿,父亲很快在新单位站稳了脚,成了国土资源政策法规方面的行家里手,多次被评为先进个人。

从小耳濡目染,特别是经常听父亲说“上大学”的那种神圣和庄重,我对“上大学”也有了执念。年幼时,父亲在部队工作很忙,无暇照顾我,就把我送回了老家。直到上中学,父亲转业,才带我到城市读书。那时候,我学习底子很差,但韧性很足。不会做数学题,我就一遍一遍抄写例题,直到弄会弄懂,融会贯通。英语更是拦路虎,父亲帮我制作了上千张英语卡片,准备了两个盒子,一个装会的,一个装不会的,一有时间我就抱着盒子“过”卡片。当时,速滑运动员叶乔波夺得中国冬奥会第一枚奖牌的消息对我触动很大,我把《人民日报》上有关叶乔波带着伤病参赛夺牌的报道抄写下来,通篇背诵。

功夫不负有心人,1997年,我如愿考上了河南师范大学,父亲高兴得恨不得告诉全世界,还专门把当年印有我名字和录取学校的《平顶山日报》珍藏了起来。本科毕业工作多年后,我又考取了研究生,这也是父亲一直津津乐道的。

而第一次见到父亲的毕业证是两年前的冬天。当时,父亲给我找几本旧书,顺带翻出来了当年的毕业证。那是一个很小的红本本,跟现在的学生证大小差不多,红色的塑料皮保存得很好,仅有些许斑斑点点。最上面是“毕业证书”4个黄色大字,中间是一个五星边框,内嵌“八一”两个汉字,最下边标着“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学院”。打开封面,扉页印有毛主席书写的“努力学习 保卫祖国”的字样。证书第一页是父亲的毕业证书信息,有学习时间、专业以及院长、政委的签名等。证书第二页有父亲当年的黑白照片和编号,封底贴着“中国人民解放军院校学历证明书”。

我把父亲的毕业证拍了照,传给一个在部队工作的朋友看。他表示:“很珍贵,可以当传家宝了。”是的,父亲的毕业证,确实是我们家的传家宝,童年的苦难、生活的磨砺、对知识的渴求以及对坚持不懈地奋斗才能改变命运的践行,都是他传承给我的宝贵财富,我也会继续传承给我的子女。

